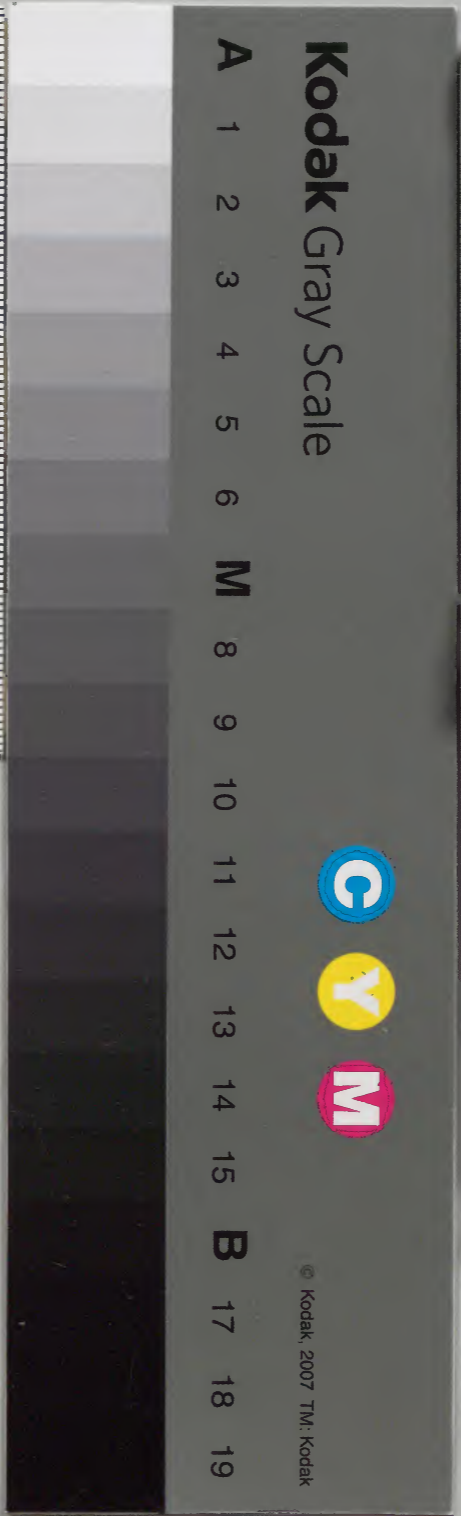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五	三		漢
四	三		書
函	一		
一	八		
三	四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三	三		漢
八	二		書
函	一		
一	八		
六	四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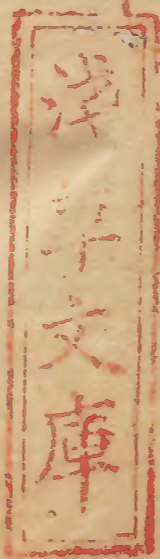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214	
冊數	8 (5)		
函號	308	188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六

天台陶宗儀 九成



陶氏二譜

宋泰山王質所著雲韜堂紹陶錄錄中首載栗里華陽二譜惟先生之大節高風流播千古而質者乃能次第其出處作為年譜且以名吾書紹陶之志是可尚也遂錄于此云



書陶栗里譜

元亮高風發於宋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勲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掃其末流即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

世池苞言俱僻而靈運為武帝兼任最後乃欲詭
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溪而却靈運不入蓮
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興寧三年乙丑 晉哀帝

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軼名命
子詩云於穆仁考澹焉虛止寄迹風雲宜茲愠喜
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岐
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
著稱侃女適孟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
造化必有可言者

大元元年丙子 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大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妻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姑室喪其
偏妾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鋤於後當是翟
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 亦柴

大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
年初為列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故故云久在
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 晉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倚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為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疆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戀慙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因歲候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

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留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間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故意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溢城故有懷古

田舍又云良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
寢迹衙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俯仰四十年有飲酒
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耻遂盡分然介終死
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為列祭酒之時所謂投
耒去學仕又云丹之星氣流亭之復一紀至是得
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

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即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
威中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尚未
歸柴桑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
來時經鄉閭不常苗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
屋或時亦履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
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苗柴桑身往
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
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
公田足以為酒少日眷然有故与之情平生之志
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

職是歲劉將軍錄尚書

義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制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獲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晨采上藥夕聞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溪田舍。獲詩云。曰余為此來。三四星火。顏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僂倪六九年。召為著作佐郎。不應是歲。宋公為相國。

元熙元年己未 晉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為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即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

餉之。有九日間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糜至當時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為休元入列。

永初元年庚申 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為顏延之連控。義熙間。檀韶為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讐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陵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渚中。從我潁水濱。江城尚不欲。周往矣。况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又云。春醪解飢劬。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

穗眷南疇。又云慨然知己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教朝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始為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折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為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為。猶續之。嘗命為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為宰者語。皆冷交非熟官。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聽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鍾情於劉。過厚於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

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是歲宋武帝踐祚。

景平元年癸亥 晉潯陽王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為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益驩。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分居。及我多假。伊好之。洽接簷隣舍。當時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桑當是為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誄參傳略見。

元嘉三年丙寅 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擅道濟為江列時抱羸疾多瘠餒往
候饋以梁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顏延之
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
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平生好談歸盡蕭統以為
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
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
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荅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

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與復獨多慮
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
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書陶華陽譜

通明高風發於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
身又生宋代自齊高帝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
益退藏平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
禮推移暫至丹陽應簡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
帝之懷抑何其堅忍壯年果於遺世招之審故判
之不疑譜具左方

孝建三年丙申 宋世祖

君生於丹陽秣陵今上元縣治村是母郝氏夢兩
天人持鱸羹香來前有娠今世為君再世為孫思
邈兩世肇啓於邠故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
報盡還入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異生以火年火
月又夏至極陽日悉稟純陽多起飛心累功積行
所升當益高推佛言參君迹畧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荻畫灰學書

泰始元年乙巳 宋明帝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即有志養生語人仰青
天睹白日不覺為遠及長博讀書遂解文武諸伎
自後天文地理人事雖至洲妙咸臻底極當時已
罕傳歷年愈遠行世寢稀梁傳所載十二種今傳
惟三種傳不能紀十種唐志所載九種今傳惟四
種傳有志無八種傳無志有五種本草後人增衍
考正益詳間與集注差異

元徽二年甲寅 宋蒼梧王

君年十九蕭將軍錄尚書引為諸王侍讀故事止
典文學無他務除奉朝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召本

不為官。雖在宦途，亦居靜地。及求縣，乃不遂。緣執
可見。

永明十年壬申 齊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
去。止句曲山，體即輕捷，性嗜山水。所歷必吟咏盤
旋不已。語人吾見朱門廣廈，雖適其華樂，而無欲
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立止，自常欲就之。永
明中，求祿得輒差，并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亦緣
執使然。此語甚真，是事先有根次，有緣次，有執相。
符乃入，所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執成之，惟難

契故曠世難就

隆昌元年癸酉 齊鬱林王

君年三十八，沈約為東陽，屢要不至。自棲句曲，不
出。所謂徧歷名山，求訪仙藥，或未然。一至句章禮
育王塔，一至丹陽，應太子召。他適皆無考。又言往
東陽，從孫游嶽，授符圖經法，亦無考。惟揚羲靈寶
五符傳，句容葛紫，以傳陸修靜，陸以傳孫許翹。
二景歌東陽，章靈民出都，過得以與孫度，所得止
在秣陵，句曲之間，非遠適而後傳。

永元元年己卯 齊東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高三層，身處其上，弟子
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不娶無子，他眷亦
不通。先斬此根，可議他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
聆響為樂，間獨遊泉石。此門忌濁，便清神仙。上景
多雲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他皆類
是。所謂熟之養之覆之，若欲成辨，必加將護。大要
離塵換境為上。

中興元年辛巳 拜和帝

君年四十六，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謁。
初齊末作水丑木之歌，至是援識文成梁字，令弟

子進之，遂以梁建國後覆沒，亦預言朱點已巳詩。
嘆朝陽重離七元卒驗，雖隱茅山，不卻人主詢謀。
中大通初，獻善勝成勝二刀，度武帝，扭陳慶之覆。
魏洛陽好大之心，寔侈，參會侯景，大觸駭機，豈盡
忘揀世者，但觀時耳。蚤慕張良，甚深黃石，編書蓋
傳真秘謀兵法，其間餘事，推已及物，亦致平緒術。
此門隱除魔顯定亂，學道者問及君，著水鏡握鏡，
當是早為，豈挂晚念。

天監元年壬午 梁高祖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與游，及即位，恩禮弥

篤問訊弗絕。屢招不出。畫兩牛一牧。放水草之間。一金絡頭人執杖驅之。知不可復致。帝族季直亦不肯事。梁武帝嘗歎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門風何緣乃爾。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積金澗。泉石益奇。無蛇虎。有佳木及雜藥。初乏青林。及來居。皆自茂。在句曲東壑。

中大通元年己酉

君年七十四。遇異人宜闔。以本草用蠱蟲水醮之。屬傷物。遲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

世傳闔自青城來句曲。先升。以君聞。帝錄其積水之功化。後為蓬萊都水監。見仙傳及拾遺甚略。今茅山相傳稍詳。但微涉異。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隻眼。或方夢。勝力。菩薩授善提記。乃詣鄮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傳呂巖從鍾離權受劍訣。後二百餘年。來參黃龍惠南。始竟佛言。不修正覺。別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島。絕於人境。兼盡還來。散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師傳。當時佛教雖隆。禪宗未用圓覺。以大通

元年至。又是年去。留臺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見。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寇亡日。仍為告逝詩。及卒。顏色如常。香氣弥山。華陽頌云。魏期行當滿。亥教未終。丁迫乃兼。唐世將賓來。聖庭化後。一遇丁亥。為陳臨海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為唐太宗貞觀元年。升平之盛。降古所稀。聖庭當是。世時初。隋文帝輔周。以國子博士召孫思邈。不應。密言。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以濟人。宣政元年至貞觀元年。適滿五十年。應命來見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

素極類隱居。他無種不類。形有轉移。神無變易。自是至丁卯。獨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歲。至丁亥。太宗召至長安之時。得八十七歲。暮齡有少容。所以驚嗟。盧照鄰稱其自謂生開皇辛酉。當時已不信。若爾。豈得聖童之稱。博士之召。貞觀丁亥。方二十七歲。豈得少容之嘆。若言數百歲。豈得七歲弱冠之譽。度思邈之生。適繼隱居之沒。其為後身何疑。挺契頌又云。重離倘或似。謂簡文與武帝俱。非令終。又云。七夕乃扶胥。謂武帝凡七改元。世稱推戴。為策立侯景。嘗為懷相。鎮功曹吏。至是篡梁。稱漢。

故云扶胥所謂篇中字皆有義旨。後人自以篇中
 事求之。則撥萌一頌二十字。顧豈虛設。矧又彰明
 業運頌。又云。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神既濟矣。
 在於何所。華原孫氏。即其所在也。已當知佛言報
 盡還來。及舍生趣生。至確何信。識者更推之。
 清異錄二卷。乃宋陶翰林穀所撰。凡天文地理。君道官
 志。人事。女行。君子。么麼。釋族。仙宗。草木。花果。蔬藥。禽
 獸。虫魚。支體。作用。居室。衣服。粧飾。陳設。器具。文用。武
 器。酒漿。茗薺。饌羞。喪葬。鬼妖。皆創為異名新說。而藥
 譜一則。尤奇甚。因備錄之。

藥譜

藥譜

必窮清本。良於醫藥。數百品。各以角貼所題名字。詭
 異。余大駭。究其源底。答言。天咸中。進士侯寧。極戲
 造。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因時多艱。不傳
 于世。余以禮求假。一通。用娛閒暇。

- 假君子 牽牛
- 木叔 胡椒
- 鹹毒仙 預知
- 化米先生 神
- 三閭小玉 芷白
- 昌明童子 鬪烏
- 雪眉同氣 白扁
- 貴老 陳皮
- 九日三官 吳茱
- 中黃節士 麻
- 淡伯 厚朴
- 舍丸使者 椒
- 遠秀卿 沉香
- 燄容 硫黃
- 時美中 蒔蘿

導河掾木猪嗽神五味削堅中尉三

曲方氏防風白大壽吳木洞庭奴隸枳

黃英古檀香香綠釵真人菖蒲魏去疾阿魏

禹孫澤瀉蒙籥尊師仙靈風味團頭砂

風稜御史史君雪如來白芨苦督郵黃芩

救肺侯款冬骨鯁元君草薢知微老白薇

調睡參軍酸棗黑司命菴蓉澀翁訶梨

太青尊者稍既濟公升麻

冷翠金剛石楠脫核嬰兒桃仁

抱雪居士香附隨湯給事中甘遂

斜枝大士草龍野丈白頭

建陽八座蛇床玄房仲長統

藜生藥王覆盆仁棗川練

命門錄事安息隱上座郁李

飛風道者牙硝畢和尚華澄

金山力士自然麝男甘松

草東床大腹腎曹都護葫蘆

玲瓏藿去病藿千眼油蕤人

延年卷雪桑白水銀脂輕粉

六停劑五味顯明犯阿膠

石仲寧滑石水狀元紫蘇

水喉尉薄荷壽祖威靈

黃香影子子拖

出樣珊瑚木通

支解香丁皮

水磨椒攪金子鈴

鬼木串摠角

蠻龍古血沒藥

度厄錢連翹

湯王山菜

偷蜜珊瑚草甘

永嘉聖脯乾薑

靜風尾荊芥

中央粉蒲黃

洗瘴丹檳榔

魚名印地榆

黑殺星夜明砂

清涼種香薷

聖龍鬆瞿麥

醒心杖遠志

德兒杏仁

紅心石赤石脂

正坐丹砂附子

瘡帚何竹

海脂騏驎

無憂扇批杷

續命筒乾漆

羽化魁五加皮

翻胃木常山

王黃瓜馬兜

混沌螟蛉

藥本五靈脂

迎湯子兜絲

山屠黃蘗

甜面淳子密陀

痰宮劈歷夏半

黑龍衣鱉甲

綬帶米麥蘗

沙田髓黃精

草兵巴豆

雜面還丹人參

不死麪伏苓

陸續丸蔓荊子

脾家瑞氣肉豆蔻

剔骨香青皮

玉虛飯龍腦

小帝青青鹽

半夏精天南星

無聲虎大黃

巢煙丸烏梅

琥珀孫松脂

火泉竹瀝

地白瓜薑根

鎖眉根苦參

百辣雲生姜

夜金雄黃

小昌明草烏

百子堂草果

賊參薺萇

比目沉香烏藥

天豆破故

滴膽芝 黃連
 破關符 蓬莪
 川元蠹 川芎
 英華庫 益智
 丹田霖雨 巴戟
 安神隊杖 麥門
 草魚目 薏苡
 鍊形松子 柏子
 肚裏屏風 艾
 大通綠 木香
 新羅白肉 白附
 玉絲皮 杜仲
 九女春 鹿茸
 通天拄杖 牛膝
 百文鬚 石斛
 鄆芝 天麻
 茅君寶篋 蒼朮
 蘆頭豹子 柴胡
 九畹菜 澤蘭
 早水晶 鵬砂
 瘦香嬌 丁香
 血櫃 牡丹
 百藥綿 黃香
 赤天佩 薑黃
 飛天蓋 旋覆
 錦繡根 芍藥
 尉佗圭 桂
 丑寶 牛黃
 女二天 當歸
 還元大品 地黃

兩平草 菴活
 一寸樓臺 蜂窠
 拔萃團 麝香
 走根梅 乾葛
 理光烏藥 薑
 吉祥杵 桔梗
 良醫七首 歷
 鬼丹盧會
 孝梗 知母
 西天蔓 前胡
 死水 白僵
 二尸籛 枸杞
 綠鬚薑 細辛
 八月珠 茴香
 堪聖草 撥
 金母蛇 鬱金
 產家大器 秦艽
 宜列様子 白豆
 萬金茸 紫苑
 蕨臣 卷柏
 無情手 礪砂
 笑靨金 菊花
 銀條德星 山藥
 破軍殺 大戟
 線子檀 茅香
 滴金卵 延胡
 瓦壠斑 貝母
 秦尖疾黎
 五福齋 白欬

保生叢藁本

穢奴狗脊

蒜腦藟百合

脩身弩 荒花

帝膏 蘇合

玉靈片 石膏

世系

宋馬永卿嬾真子錄云。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
 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于啓侯。赫之啓
 侯。運當攀龍。極劔風邁。顯茲武功。恭誓山河。啓土開
 封。按漢功臣表。開封啓侯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
 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
 永存。爰及苗裔。所謂參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
 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豐丞相允迪。前從渾豐
 渾長源鬱之。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

同隆窳。此蓋謂青也。功臣表。開封啓侯舍。封十一年。
 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所謂群川衆流。以
 論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窳。以言自青後。未有顯者
 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云。不載世家。獨於
 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
 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七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古銅器

宋番易張世南宦游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涑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熟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沙斑

過半矣。所謂款識，乃分二義。款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寢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為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為真古器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鐘鼎彝器辨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

嘗見夏琚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窳。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蠅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只體輕者為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為水土蒸淘亦盡。至有鉏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

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硃砂斑。甚者其斑
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偽
者以漆調朱為之。易辨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上
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偽作者。執摩手心。以
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款。亦不同。識乃篆字。以
紀功。所謂銘書。鐘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與魚。周以與
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
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蹇字。其
字凹入也。漢已來。或用陽識。其字凸出。有凹者。或用
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為。決非三代物也。

款乃花紋。以為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
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古人作事精緻。工
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
細如髮。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宛之如
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
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
也。不吝工夫。非一朝一夕所為。三也。今設有古器款。稍
或模糊。必是偽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
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
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款

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
寶時大鳳環。此極品也。偽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
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
以醃醋調細礪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
新汲水。滿浸。即成臘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
色。浸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
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為水銀所置。並不發露。然
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悶。不能逃識者之見。古
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
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為非。但辨其體質款紋。

顏色臭味足矣。夫二書之論銅器。固已粲然具備。然
清修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求其源委。
如薛尚功款識法帖。及重廣鍾鼎韻七卷者。宜和博
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休嘯堂集古錄。黃魯東觀餘
論。董道廣川書政等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之。以經
度。可言精鑒也。

石敢當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
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穢之。按西漢史
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碯。石買石
惠。鄭有石劓。皆為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

後以傘族教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亦欲以爲保障之意。

方頭

俗謂不通時宜者爲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五門事。塵土空留白紵衣。

七十二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軋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詩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

旃檀佛

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因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着，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

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初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初利天，爲母說法。優填國王自以久失瞻仰，於如來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爲像，目犍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初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初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誓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也，廣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京列十

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五十四年丁丑歲三月燕宮火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歲當今大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索羅等四衆備法駕仗衛音伎迎奉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安寺己丑歲自仁智殿迎安寺之後殿大作佛事瑞像計自優填王造始之歲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又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

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極殿建齋度僧天赦新殺自是蔬食絕慾據此說又與碑文不同即今聖安寺所安之像抑優填之所刻歟天竺之摹刻歟

傳席

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聲檀褥錦繡一條斜

歸婦吟

吉之永豐劉氏女天兵南下日為東平王郎中有所虜後王聞其父母兄弟舅姑夫子咸在因放之既且作歸婦吟以送之詩曰烈火都將玉石焚死生契濶憶

中分信音一絕思青鳥。望眼雙穿見白雲。殘日鶴鴒
還有難。北風鴻鴈正離群。新詩送爾還家去。重續當
年織錦紋。吁。固雖劉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仁人者
矣。

或者謂晉唐間人所畫士女。多不帶耳環。以為古無穿
耳者。然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义揃。不穿耳。自古亦
有之矣。

了頭

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為了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
了頭十二三。春來綽約向人時。

點心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後。晡前小食為點心。唐史

奴婢

鄭儉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
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則此語唐時已然。
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驅口。蓋國
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婦。而所生子
孫。永為奴婢。又有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
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為驅者有禁。又有倍送
者。則標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
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
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
名曰抄估。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

愠羝

執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阜隸。女子入于舂藁。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無罪惡而世之不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人云家生奴也。則家生兒亦有所據。

愠羝謂膈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周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愠羝。

天子爭臣

張公可與者。濟南人。律身廉正。持法公平。苟可以納忠於國。雖斧鉞有所不避。為中書郎中日。先帝時一大荔。以元惡受顯戮。後二子黃鰥入侍。幸沐天眷。特各授行省平章。陸辭叩首言曰。先臣在九原。弗獲霽一命之榮。當不瞑目。臣敢昧死請。上命左右傳旨中書。獨公不奉。詔越數日。上召丞相面諭之。丞相退謂公曰。聖意寵遇之深。當復奈何。公曰。朝廷果欲舉行贈典。必須雪其非罪。若然是。先帝不合誅之。以先帝為何如主哉。則上之於先帝。反不若大荔之有後矣。不孝孰大焉。丞

相備公言及聞上為動容而止公以病在告都
堂有人訴宗室謀逆奏送刑部問狀建鞠有證驗而
死于獄宗室之妻見上泣曰臣妾夫某無罪枉死
上但知送部而不謂其已死聖怒命御史臺鞠問
丞相懼謀之公即扶疾至省取牘補署花押衆皆愕
然丞相曰恐掾史所行有錯欲照畧耳非謂此也公
曰自丞相以下皆當聽問某何獨求免邪既而誠牘
令該掾抱詣臺之官首問曰張郎中曾書卷否曰然
臺官議曰張郎中所行未嘗差錯况此一事中書得
旨施行執法者復何罪因覆奏曰臣等取省案

根勘宗室某之死不枉上領之其事遂寢如公者
誠天子之爭臣也矣

嬖姦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云經傳中無嬖姦二字嬖字乃世
母字二合呼姦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
中合兩字音為一

黃金縷

蘇小小見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又圖寫以玩之一
何動人也如此哉春渚紀聞云司馬才仲初在洛下
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開
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嚙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
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

見於錢唐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
遂為錢唐幕官其解舍後堂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
為錢唐尉為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
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浦
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犧泊河塘挖工遽
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而次起舟尾蒼忙
走報家已慟哭矣能改齋漫錄云劉次莊樂府解題
曰錢唐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
多稱咏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
而無所據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唐

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江之西故古辭云
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余嘗記虞美人長短句云
櫻陰別院宜清晝入坐春風秀美人圖子何誰留都
是宜和名筆內家收鶯之燕之分飛後粉淡梨花瘦
只除蘇小小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亦蘊藉可
喜乃元遺山先生所作也

哨遍

某人以善經紀積貲至鉅萬計而既鄙且吝不欲書其
姓名其尊行錢素菴者抱素逸士也多游名公卿間
善詩曲有集行於世某嘗以貴富驕之故作今樂府
一闕譏警焉 哨遍 詩把賢愚窮究看錢奴自古

呼銅臭。徇己苦貪求。待不教泉貨周流。忍包羞油鑪。
揀手血海舒拳。肯落他人後。曉夜尋思。撥殼緣情。鉤
鉅巧取。旁搜蠅頭。場上苦驅馳。馬足塵中。斷追逐。積
儻下。無厭就捨死。忘生出乖弄醜。耍孩兒。安貧
知足。神明佑好聚。飲多招悔尤。王戎遺下舊牙籌。夜
連明計算。無休不思。日月搬烏兔。只與兒孫作馬牛。
添消瘦。不調裊。鼎恣逞戈矛。十煞。漸消磨。雙臉
春已凋。颯兩鬢秋。終朝不樂眉長皺。恨不得攬頭錢
五分息。招人借。架上裕一周。年不放贖。狼毒性如狼。
狗把平人骨肉。做自己膏油。九。有心待拜五侯。

教人喚甚半列。忍饑寒儻得家私。厚待墨做錢山兒。
倩軍士喝號提鈴。守怕化做錢龍兒。請法官行罡布
氣留半炊兒。八福把牙關叩。只願得無支有管。少出
多收。八。虧心事儘意為不義財。儘力搭那裏問
親弟兄親姊妹親姑舅。只待要春風金谷嬌。王凱一
任教夜雨新豐困馬周。無親舊只知敬明伴。皓齒不
想共肥馬輕裘。七。資生利轉多貪婪。意不休為
鎗銖捨命尋爭鬪。田連阡陌心猶窄。架揀詩書眼不
歇也。學采東籬菊。子是箇裝呵元亮豹子浮丘。六。
恨不得揚子江。變做酒棗。糠金積到斗。為幾文驪。

背錢受了些旁人呪一斗粟與親眷分了顏面二斤
麻把相知結下寇讐真紕繆一味的驕而且吝甚的
是樂以忘憂五這財曾然了董卓臍曾梟了元
載頭聚而不散遭殃咎怕不是堆金積玉連城富敗
眼早野草間花滿地愁干生受生財有道受用無由
四 有一日大小運併在命宮死囚限纏在邪酉
甚的散得疾子為你聚來得驟恰待調和新曲歌金
帳逼陪得佳人墜玉樓難收救一壁相投河奔井一
壁相爛額焦頭三 窓隔每都鮑之的飛椅卓每
都出之的走金銀錢米都消為塵垢山魃木客相呼

喚寡宿孤辰斬逐逐喧白晝花月妖將家人狐媚虛
耗鬼把倉庫潛偷二 惱天公降下災犯官刑繫
在囚他用錢時難參透待買他土木驢釘子輕之釘
弔脊筋鈎兒淺之鈎便用殺難寬宥魂飛蕩之魄散
悠之尾 出落他平生聚斂的情都寫做臨刑犯
罪由將他死骨頭告示向通衢裏懸任他日炙風吹
慢之的朽樂府中押逐贖菊字韻者蓋中列之音輕
與尤字韻相近故也此曲雖曰為某而作然亦可以
為世勸

花菱夫人

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藥夫人意花不

崔麗人

足擬其色似花藥之翹軀也。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為字。聯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銜命陝右道出於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摸真像意非登徒子之心迨將勉情鍾始終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知百勞之歌以記云秦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粥

雙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改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託君為重覺而恠之未卜其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攜鷹圖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秦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之真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畫詩書皆絕神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群官吏環視因縮不目託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耶。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隨神

耶。遇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閔雅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艷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况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往之脂粉腥穢。鴉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匹。嗚呼。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啟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蓋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為輩西簿。遺山謂秦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秦和丁卯。迄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見士為何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

制。雖見而愛之。就為錄文於上。按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以為張生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孤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惶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靈善。請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生德。謂曰。姨之弱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礼奉養。命鶯鶯出拜。顏色艷異。光輝動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倦之。私禮鶯鶯之侍婢紅娘。間道其意。既而詩章往復。遂酬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仇儻說者。以為生即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按微之作姨母鄭

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又作
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列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
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
女則鶯之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也傳奇言生
年二十二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
三即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
二歲凡此數端決為微之無疑特託他姓以避就耳
事具侯鯖錄中

江浙省地分

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陸路赴都三千九百二十四里
若水程則四千四百四十里東至大海四百九里順

風海洋七日七夜可到日本國西至鄱陽湖接連江
西省南康路界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汀列路接
連廣東潮列界二千四百二十里北至揚子江接連
淮南省揚列界七百二十里東到大海四百九里西
到江西省南康路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廣東潮列路
二千五百一十里北到淮南省揚列路七百六十五
里東南到漳列路海岸二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
江西省建昌路一千五百九十里東北到松江海岸
五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池列路接連河南省安慶路
一千三百四十二里此四至八到也今割福建道立

改常

行者則又不同矣

今人謂易其所守者曰改常北夢鎖言左軍容使嚴遵
美圖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猫
一犬猫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七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八

天台陶宗儀九成

叙畫

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十卷自軒轅時至會昌元年
能畫者三百七十餘人其叙畫之源流曰夫畫者成
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古先聖王
受命應籙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
有此瑞庖犧氏發於榮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
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
分象制肇創而猶畧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
形故有畫按字學之部其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

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采色掛物象也。故鍾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

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故陸士衡云：宜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其論畫六法，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采，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彦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意淡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

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乎立意。而取乎用筆。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為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故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乃譎怪之狀。斯言得之。至於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然今之畫人。粗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采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其論畫體工用。楊寫曰：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之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

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真不了也。夫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失而後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只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只之下。精者為中。只之上。謹而細者為中。只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其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能周知。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宋郭若虛著圖畫見聞志六卷。自唐會昌元年至神宗熙寧七年。能畫者二百七十四人。其論製作措模曰：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之之要。不可不察。畫人物。

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表衣冠。擇門有善功。方便之顏。道
像具修真度世之範。帝王崇上聖。天日之表。外夷得
慕華欽。頌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
英烈之貌。隱逸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尚紛華。侈靡
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作醜。醜者馳進
于鬼之狀。士女宜秀色。嬌鳥果媚奴坐之態。田家有
醇。野之真。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于書。衣紋有
重大而調暢者。有鎮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
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膠枝挺幹
屈節皴皮。紐裂多端。分數萬狀。作怒龍驚虬之勢。聳

凌霄翳日之姿。山石多作礮頭。亦為稜面。落筆便見
堅重之性。皴淡即生窅凸之形。破墨之功。尤難。畫畜
獸。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質肥圓。毛骨隱起。畫
龍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畫水。湯々若
動。使觀者有若然之氣。畫屋木。折算無虧。筆畫勻壯。
深遠透空。畫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篠老嫩。
苞萼先後自然。艷麗間野。逮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
體性。畫禽鳥。識形體名件之異。悟翔舉飛集之態。其
論氣韻。非師曰。謝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
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

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采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痴，全虧取與物狀平福，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未行，當散不散，似物凝滯，不能流暢也。其論古今優劣曰：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迹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迹。何以明之？且顧愷之畫探微，張僧繇吳道

元及閻立德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迹不及古。如李成荆全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居寀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虔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迹。鄧椿著畫繼十卷，自熙寧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能畫者一百一十九人。其論遠曰：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豪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

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
雖曰畫而非畫者豈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
畫法以氣韻生動為第一而若虛獨取於軒冕巖穴
有以哉又曰自昔鑒賞家分只有三曰神曰妙曰能
獨唐朱景真撰唐貞畫錄三足之外更增逸只其後
王休復作益列名畫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
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
附於三足之末未若復休首推之為當也又有畫繼
補遺一卷不知誰所撰則自乾道以後至理度間能
畫者八十餘人爾後陳德輝著續畫記一卷再自高

宗建炎初至幼主德祐乙亥能畫者一百五十一人
然與畫繼補遺則相出入者耳二書僅可考閱姓名
無足觀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云古畫多值幅至有
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
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粗而
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為之然止是生搗
令絲福不礙筆非如今莫練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
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偽作者則否古畫色墨或淡黑
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偽作者多作黃
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米芾畫史云古畫若得

之不脫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背一次壞屢更
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米花之穠艷蜂蝶只在約
畧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古畫至唐初皆生
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湯之半熟。迨如銀
版。故作人物精采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紋
粗。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皆生絹。南唐畫
皆粗絹。徐熙。絹或如布。絹素百破必好畫裂文。各有
辨。長幅橫卷裂紋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
也。直折不當一。歲久卷自兩頭蘇。用折不相合。不
作毛搗亦蘇。不可偽作。其偽者。決刀直過。當縷兩頭。

依舊生作毛起搗。又堅紉也。濕染者。色棲縷間。乾熏
者。烟鼻上。深下淺。古絃素有一般古香。真絹色淡。雖
百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烟熏
損本色。染絹作溫香。色棲縷文間。最易辨。仍蓋色上
作一重古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偽作。國朝
東楚湯。虛字君載號米真子。著畫鑒一卷。論歷代名
畫。悉有依據。其雜論曰。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
筆。莫不各有所主。况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
人處。今人看畫。出自己見。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
其意者為佳。不合其意者為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

則茫然失對。僕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濶之意。見圖畫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徧借記錄，鬻鬻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名迹，參考古說，始有少悟。若不由心，不過為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為害物。至於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只藻本不識物，亂訂真偽，令人短氣。古人畫藁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蓋其草之不经意處，有天然之妙。宜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障。

不可枚舉。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體肌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鑒鑒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好名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鑒賞，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因，終日寶玩，如對古人，不能奪也。觀六朝畫，先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槩十中可信者一，二有御府題印者，尤不可信。古畫東移西掇，搆補成章，此弊自高宗朝莊宗古始也。余友人吳興夏文彥，字士良，號蘭渚生，其家世藏名蹟，鮮有比者。朝夕玩

索心領神會加以游於畫藝悟入厥趣是故鑒賞品
藻萬不失一因取各畫記圖畫見聞志畫繼續畫記
為本參以宣和畫譜南渡七朝畫史拜梁魏陳唐宋
以來諸家畫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搜潛剔秘網
羅無遺自軒轅時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能畫者一
千二百八十餘人又女真三十人本朝自至元丙
子至今九十餘年間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其
考覈誠至矣其用心良勤矣所論畫之三只蓋擴前
人所未發論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
謂之神只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

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只古人畫墨色
俱入絹綾精神迥出偽者雖極力髣髴而粉墨皆浮
於絹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固熟用意精
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
矣唐及五代絹素粗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也御題
畫真偽相雜往往有當時名筆臨摹之作故秘府所
藏臨摹本皆題為真迹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自能
識也吁可謂真知畫者哉

記宋宮殿

廉訪使揚文憲公煥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嘗作汴故宫
記云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之長史宴于廢宮之

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為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
曰南薰南城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
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列橋之北曰文武樓遵
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兼天
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閔檢院西曰登閔鼓
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
曰右掖門之南曰都堂兼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
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
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
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

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
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鍾鼓之
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
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
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
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
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之西曰瓊香亭之西曰景位
有樓之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
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
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

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北曰湧翠
峯。峯之洞曰大猴。湧翠東連長生殿。之東曰湧金殿。
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
洲殿。長生之南曰闕武殿。闕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祗
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
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
司。點檢北曰秘書監。秘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
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
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
衣局。尚衣之南曰繫禧門。繫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

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後殿
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
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
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祗
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之
之殿曰慶春。之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
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
北尚食局。之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
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
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先興

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宜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
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
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
之所謂千門萬戶珠壁華麗之室則無有也然後之
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公又有錄
并梁宮人語五言絕句一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興
亦不無有傷感之意今併附于此詩曰一入深宮裏
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牀前右一歲之逢
元夜金蛾鬧簇中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右二殿
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右

三翠翹珠掘背小殿夜藏鈎驀地羊車至低頭笑不
休右四內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
同孤寒右五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
花攤月賜錢右六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卮壽相兼
壽表留待北還時右七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啓封內
入催步輦不候景陽鐘右八畫燭雙々引珠簾一一
開輦前拜下拜歡飲辟寒盃右九聖躬閣內只道香
下朝遲扶杖嬌無力紅綃貼玉肌右十今日天顏喜
東朝內宴閑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右十駕前雙
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右十更不來右十陡

覺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心寧福位無復夜熏香十右
三二右睢陽去替身泣到明却回誰敢問校似有心
情四右十為道圍城久妝奩鬪犒軍入春渾斷絕饑苦
不堪聞五右十監國推梁邱初頭靜不知但疑牆外笑
人有看官時六右十別殿弓刀響倉皇接鄭王尚愁宮
正怒含淚強添妝七右十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
時舊鍼線記得在窻間八右十北去遷沙漠誠心畏從
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為生九右十陳隨應南度行宮
記云杭列治舊錢王宮也紹興因以為行宮皇城九
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

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朵殿接修廊
為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內侍省內
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厨天章等閣廊回路轉衆
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
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修廣各丈
五朵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內龍墀折檻殿
後擁舍七間為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左一殿隨
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
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
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笑

睿環朱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為財帛生料二庫
環以官屬直舍轉外窰子入內宮門廊右為贊導春
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為講官直舍正殿向
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華殿瞻篆堂環以竹左寢室
右齊安位內入直舍百二十楹左彞齋太子賜號也
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已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
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修廊右博雅樓十
二間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甃萬卉中出秋千對陽春
亭清霽亭前芙蓉後木樨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已堂
過錦膳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花千

闌

樹曰梅崗亭曰冰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
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
天淵清香堂曰本支百世祐聖祠曰慶和泗洲曰慈
濟鍾呂曰得真橋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
架雪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偃蓋又日本國松木為
翠寒堂不施丹雘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
一山崔嵬作觀堂為上焚香祝天之所吳知古掌焚
修每三茅觀鍾鳴鳴觀堂之鍾應之則駕輿山背芙蓉
閣風帆沙鳥履寫下山下一溪紫帶通小西湖亭曰
清連恆石夾列猷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

平朗翬飛翼拱。凌虛樓對瑞慶殿。損翳緝熙崇正殿。之東為欽先孝思復古紫宸等殿。木圍即福寧殿射殿。曰選德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螭聚焉。又東過閣子庫。睿思殿儀鸞修內八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右二記書法詳贍。宋之宮闕。槩可見矣。

廉察

徐文獻公任西浙廉訪使日。遇有訴訟者。必歷問其郡邑官吏臧否。分為三等。載諸集。第一等純臧者。第二等臧否相半者。第三等極否者。又用覆察相同候分司按巡時。遂以畀之曰。第一等褒舉之。第二等勿問。

第三等懲戒之。使改可也。慎勿罷其職役。分司遵奉。一道肅清。

宜髮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為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之為心役。不能上應乎髮也。然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可作蒜。易說卦巽為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宜。黑白雜為宜髮。據此。則當用宜字為是。

檄書露布

檄書露布。何所起乎。漢陳琳草檄。曹操見之。頓愈頭風。遂謂檄起於琳。說文。檄。二尺書。徐鍇通釋曰。檄。徵兵之書也。漢高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插以羽。爾

雅水無枝為檄。左檄擢直上也。文心雕龍有張儀檄。楚書。陽雲檄亡。新文。下。撰有司馬相如喻蜀檄文。則檄非自琳始也。明矣。隋禮儀志。後魏每戰。冠書帛於漆竿上。名露布。世說。桓宣武征鮮卑。喚袁粲作露布。倚馬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如隋志。世說所云。則露布起於後魏。而晉因之。然漢官儀。凡制書皆弥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列郡。又漢書賈洪為馬超作伐曹操露布。則漢時已然。及讀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沉重。豈露布之義。當取於此與。

鞞

西浙之人。以草為履。而無跟。名曰鞞。婦女非纏足者。通曳之。炙穀子雜錄。引實錄云。鞞。鞞。鳥。三代皆以皮為之。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為之。名曰鞞。二世加鳳首。仍用蒲。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宮內妃御皆著。始有伏鴛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絛。名解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唐大曆中。進五朵草履子。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據此。則鞞之製。其來甚古。然北夢瑣言載。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鞞之句。抑且咏諸詩矣。鞞。志合切。在颯字韻下。今俗呼與鞞同音者。誤。

書手

世稱鄉胥為書手。處之皆然。報應記宋術江淮人。應明
經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為鹽鐵院書手。
蓋唐時已有此名。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八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九

脈

天台陶宗儀九成

人稟天地五行之氣。以生。手三陽三陰。足三陽三陰。合
為十二經。以環絡一身。往來流通。無少間斷。其脈應
於兩手三部焉。夫脈者血也。脈不自動。氣實使之。故
有九候之法。內經云。脈者血之府。說文云。血理分表
行體者。從辰從血。亦作脈。通釋云。五藏六府之氣血
分流四體也。釋名云。脈。幕也。幕。絡一體。字從肉從辰。
辰音普。拜切。水之邪流也。脈字從辰。取脈行之象。卑
求字云。脈之字。從肉從辰。又作施。蓋脈以肉為陽。施

以血為陰。華佗云。脈者血氣之先也。氣血盛則脈盛。氣血衰則脈衰。血熱則脈數。血寒則脈遲。血微則脈弱。氣血平則脈緩。晉王叔和分為七表八裏。可謂詳且至矣。然文理繚多。學者卒難窅白。宋淳熙中南康崔子虛隱君嘉泰以難經於六難。專言浮沉。九難專言遲數。故用為宗。以統七表八裏。而總萬病。其說以為浮者為表。為陽。外得之病也。有力主風。無力主氣。為沉者為裏。為陰。內受之病也。有力主積。無力主氣。沉而極小為微。至骨為伏。無力為弱。遲者為陰。主寒。內受之病也。有力

主痛。無力主冷。遲而少歇為緩。短細為瀋。無力為濡。數者為陽。主熱。外得之病也。有力主熱。無力主瘡。數而極弦為緊。有力為弦。流利為滑。他若九道六極之殊。三焦五藏之辨。與夫持脈之道。療病之方。其間玄妙。具在四脈。玄文及西原脈訣等書。世以為秘授。始由隱君傳之劉復真先生。先生傳之朱宗陽鍊師。鍊師傳之張玄白高士。今往々有得其法者。學者其求諸。

四司六局
俗稱四司六局者。多不能舉其目。古杭夢游錄云。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

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四司六局皆可致。四司者：帳設司、厨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炆局、香藥局、排辦局也。凡四司六局人，祇應慣熟便者，賓主一半力。博古圖：宋徽廟朝所修書，故世知有博古之名，而不知更有稽古等閣。蔡京保和殿曲燕記云：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京等燕保和殿。臣儵等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醑醑架，至太寧閣，登層宙林霄鸞鳳垂雲亭，始至保和殿。三楹，七七十架，兩挾閣中，楹置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器。玉左

挾閣曰妙有。設古人儒書史子，楮墨右曰日宜。道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遠古尚古鑑古作古傳古博古秘古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商周尊彝鼎鬲爵尊，自敦盤孟，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識。上親指示，為言其槩。今人以善能營生者為經紀。唐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飲，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韓昌黎作柳子厚墓誌云：舅弟盧遵又將經紀其家，則自唐已有此言。

世斥貪利之人，必曰汝便是龐居士矣。蓋相傳以為居

士家資巨萬。殊用勞神。竊自念曰。若以與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諸無何有之鄉。因輦送大海中。舉家修道。總成證果。又以為居士。即襄陽龐德公。釋氏傳燈錄。龐居士傳云。襄列居士。龐蘊者。衡列。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業儒。志求真諦。德宗貞元初。謁石頭遷禪師。豁然有省。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荅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却向汝道。遂於言下頓悟玄旨。乃留駐參萊。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團頭。共說無生話。元和六年。北游襄漢。隨處而居。女靈照。賣竹漉蘆。以供朝夕。將入滅。謂曰。

視日早晚。以報靈照。遽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視。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曰。我女機鋒捷矣。更延七日。刈牧于公。頓聞之。來問。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任世間。譬如影嚮。言訖。枕公膝而化。龐婆走田中。謂其子龐火曰。汝父死矣。龐火曰。嗚呼。停鈕脫去。婆為焚燒畢。自後莫知其所。按此傳。知非龐德公明矣。但亦不言其富何耶。輦財之說。特恐後人所傳會耳。然今之積金畜穀。倍息計贏。校斗斛合筭。詐欺不得自休。息又否則射款。亂發積。授救識出布。籌會入窮。日疲極而睡者。能以居士之

事便作真想豈不為養生之福哉

鄭逵昌言宋巨儒李太尉者國亡為道士號梅溪余童時嘗侍其游故內指點歷々如在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之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迺周申文言先表叔祖金二提奉在杭列暗問其室氏乃宋內夫人余年十四五尚猶識之但兩鬢俱秃問知在宮中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末各綴一金錢每晨用以掠髮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因曰吾為內夫人日每日輪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絨一番從後端起筆書帝起居旋書旋卷至暮封付史館內夫

人別居一宮之門金字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罰金一鎰以二者言之可見宋朝家法之嚴

至正己酉冬朝廷遣官奉使宣撫諸道問民疾苦然而政績昭著者十不二三明年秋江右儒人黃如徵邀駕上書指教散々王士宏等罪狀且及國家利害斧鉞在前有所不避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如徵其人者與

天子親覽其書喜見于色又虞如徵必為權豪所中顧近臣館穀以俟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勅侍衛護送出都如徵感上德意受命而不領職

天下共買之散。王士宏等雖免譴責，終以不顯死。其書畧曰：江西布衣書生黃如微百拜上書。皇帝陛下如微忝生僻土，遭遇明時，用竭愚衷，冒干天聽，伏望采覽萬一焉。夫皇朝版圖之廣，歷古所無，法制之良，萬世莫易，而水旱災變連年不息者，實由官昏汙濫，民恚怨咨之所致也。欽惟陛下憂民之心，日夕孜孜，遂於去年冬分遣大臣奉使宣撫諸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問生民之疾苦，禮賢德，振貧乏，信冤抑，起淹滯，俾所至之處如陛下親臨焉。苟能宣布聖澤，各盡乃職，則雍熙泰和之治正

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里外，傳聞奉使之來，皆若大旱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王士宏等不體聖天子撫綏元元之意，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淫吾中，賄賂以緘吾口，上下交征，公私朘剝，賊吏貪婪而不問，良民塗炭而罔知。閭閻失望，田里寒心。乃歌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歌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懼天喜地，百姓都啼天哭地。又歌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如此怨謠未能投舉，皆百姓不平之氣鬱結于懷，而發諸聲者。

然也。此蓋廟堂遴選非人，使生民咸。陛下憂恤之
虛恩，受奉使捃剝之實禍。陛下於此而不察，將何
以取法於後世哉？如徵無官守，無言責，所以不憚江
河之險，不畏斧鉞之誅，而詣闕以陳其事者，正恐
散亡之士宏等回觀之日，各飾巧言，妄稱官清民泰，
欺詐百端，昏蔽主聽。陛下不悟為茲邪所賣，權
任省臺，忽行威福，流毒四海，則江西福建一道之痛
苦，與天下共之。以此而望陰陽和風雨時，年歲登邊
隅靜，不亦難乎？倘陛下不棄芻蕘之言，委官察其
實蹟，責以欺天罔民之罪，投諸遐荒，雪江西福建一

陞

道之痛苦，以為百官勸，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如
陛下以為誹謗大臣，置而不問，非惟今日禍起蕭牆，
抑且天下萬世之不幸矣。如徵鄙語俗言，不知避諱，
觸犯清蹕，罪在不赦，請伏鑕以俟命。

錢武肅鐵券

吾鄉錢叔瑤氏，乃武肅王之諸孫也。其家在郡城外

東北隅，亭臺沼沚，聯絡映帶，猶是先朝賜第與余相
友善，嘗出示所藏鐵券，形宛如瓦，高尺餘，濶二尺許。
券詞黃金高嶽，一角有斧痕，蓋至元丙子。天兵南
下時，其家人竊負以逃，而死於雞。券亦莫知所在。越
再丙子，漁者偶網得之，乃在黃岩列南地，名澤庫，深

水內漁意宝物。試斧擊之則鍊焉。因棄諸幽。一村學
究與漁隣。頗聞賜券之說。買以鍊價。然二人皆不
悟其字乃金也。有報於叔琛之兄者。用十斛穀易得。
青檀復還。誠為異事。時余就錄券詞一通。叔琛又出
武肅當日謝表藁。併錄之。昨晚檢閱。經首偶得於故
紙中。轉首已三十餘年矣。人生能幾何哉。謾志于此。
詞云。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
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
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
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閩越

等列諸軍事兼閩越等列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
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閱銘鄧陞之勲言
垂漢典。載允惓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
一致。頃者董昌僭偽為帝。鏡水狂謀。惡慣涼染。弄人
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
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疾羸泰。拯甌越於塗炭之上。
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獎王室。
績冠侯藩。益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刻五熟之釜。
甯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
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唯

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秉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表云。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眷。形此論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迨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念皆云。

必恕必容。而臣子為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按史。唐禧宗乾符五年。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抗列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將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中和元年。昌為抗列刺史。光啓二年。昌謂鏐曰。汝能取越列。吾以抗授汝。鏐攻剋之。昌遂徙越。以鏐知抗列事。三年。昌為越列觀察使。鏐為抗列刺史。昭宗景福元年。為武勝軍防禦使。二年。為鎮海節度使。乾寧二年。昌僭號。鏐遺書曰。與其開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

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昌不聽。鏐以狀聞。削奪昌官爵。委鏐討之。三年昌伏誅。鏐令吏民上表請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以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改威勝曰鎮東。天復二年進爵越王。天祐元年更封吳王。梁太祖開平九年。以為吳越王。乾化二年加尚父。末帝貞明二年。以為諸道兵馬元帥。三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龍德三年。以為吳越王。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唐明宗天成四年。削鏐官爵。初鏐嘗遺安重誨書。辭禮甚倨。及朝廷遣奉使烏昭遇。韓玟

使鏐還。玟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長興二年鏐卒。鏐寢疾。出印鑰授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史稱乾寧三年秋九月。以鏐為鎮海鎮東節度使。而奏詞乃四年秋八月。何耶。史稱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程大昌演蕃露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卯乃唐明宗長興二年。寶太元年。羅隱記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同光元年。以此知吳越雖稟中原正朔。既長興同光年號。與其室正室大同歲。而

名不同。知吳越自嘗改元。審矣。又僧文莹湘山野錄云。唐昭宗以錢武肅平董昌。拜為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羅隱為諫表。殆莊宗入洛。又遣使謝貢奉。懇請玉冊金券。有司定議。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稱臣。又於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接。遣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恩賈禍之誠。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列之句。鏐愛其詩。遣客吏諭之曰。教和尚改

射字法

十四為四十。方與見。休性匾介。謂吏曰。列亦難添。詩亦不改。然間雲野鶴。何天而不飛耶。遂飄然入蜀。鏐後果為安重誨奏削王爵。以太師致仕。重誨死。明宗乃復鏐爵位。夫武肅之踰越。固莫逃乎二書所論。有教予射字法。必須彼我二人。俱聰明。熟於翻切。優於記回者。方乃便捷。倘遇人以詩詞。或言語示我。彼在隔坐。不及知聞。我則拊掌。彼便說出。與所示同。然片改文章。皆可成誦。非特一句一字而已。用拊掌代擊鼓。殊無勾肆市井俗態。此天下太平優游。無事。謾以取一時之笑樂耳。使擊鼓之聲震天。干戈之鋒耀日。

又能留情於此耶其法七字詩十二句逐句排寫前
 四句括定字母後八句括定叶韻詩曰輕輕牽兵兵
 邊平 平便明 明眠 逢 ○ ○ 興 興 征 征 煎 煎 經 經 堅 堅 迎
 迎 年 俦 俦 偏 偏 停 停 田 應 應 烟 成 成 涎 聲 聲 檀 清 清 千
 澄 澄 纏 星 星 鮮 晴 晴 涎 丁 丁 顛 蔡 蔡 慶 盈 盈 延 能 能
 ○ 稱 稱 千 非 ○ ○ 精 精 煎 零 零 連 汀 汀 天 橙 橙 纏 東
 蒙 鍾 江 支 茲 為 微 魚 胡 摸 齊 乖 佳 灰 哈 真 諄 臻 匠 虧
 元 魂 痕 寒 歡 關 山 先 森 蕭 宵 爻 豪 歌 戈 麻 陽 唐 耕 斜
 榮 青 蒸 登 尤 侯 車 侵 潭 譚 鹽 添 橫 光 凡 如 欲 切 春 字
 清 諄 清 清 千 春 清 字 在 第 三 行 第 一 字 諄 字 在 第 七

行第四字拊掌則前三後一少歇又前七後四夏字
 平聲為霞盈麻盈之延霞盈字在第三行第七字麻
 字在第十行第二字拊掌則前三後七少歇又前十
 後二少歇又三蓋夏字去聲所以又三也若入聲則
 四矣餘倣此但字母不離二十八字而叶韻莫逃五
 十六字此為至要後見賔退錄一則與此畧同併志
 之其曰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
 字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
 十六字母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
 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

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前三後
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為平上去入之別。亦
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
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故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弄時
依眉微離為兒儀伊鋤尼醜雞篋溪批毗迷此字母
也。羅家瓜藍斜凌倫思戈交旁皆來論流連王郎龍
南関盧耳林雷聊隣簾攏羸婁參辰蘭撈根灣離
驢寒間懷橫榮鞵庚光類此叶韻也。

松江之橫雲山古冢累々然世傳以為多晉陸氏所藏
山人封生業盜冢至正甲辰春發一冢々磚上有太

神人獅子

元二年造五字按太元東晉武帝時也。逆數而上計
九百一十餘年矣。或者謂冢有志石但恐事泄秘弗
示人冢中得古銅墨勺壺洗尊鼎雜器之物二百餘
件。內一水滴作獅子昂首軒尾走躍狀而一人面部
方大髭鬚飄蕭騎獅子背左手握無底圓桶右手臂
鷹人之腦心為竅以安吸子吸子頂微大正蓋胸心
儼一席帽胡人衣褶及獅鷹羽毛種々具備通身青
綠吸子渾若碧玉論其製作膚理則非晉人所能乃
漢器無疑必其平生寶惜而以狗葬約長五寸高四
寸許誠奇物也。至秋夏士安偶過生出售以捐錢

五十緡買之。改剔鑿沙土，飾澤蠟石，神氣百倍於昔。韞櫝寶藏，時以示博古好雅者。一日為有勢力時貴，奪去。昔鮮于困學公嘗畜一水滴，正與士安者大同小異。相兼曰：蜚人獅子愛之，未嘗去手。寓杭，別斷橋日。臨湖有水閣，倚闌把玩，偶墮，吸子於湖水中。百計求之不可見，悵快慨嘆，形神為之凋枯。既他往，踰三年復來杭，仍居昔所寓舍，追懷故物，往視湖波，適當霜降水靜之時，吸子儼在土內。亟命僕下取，欣然如獲至珍。即易號曰神人獅子，遂序述顛末，求館閣諸老與夫騷人雅士歌咏，以張之。寢成巨軸，公歿，子孫

不能世守，水滴與詩卷皆歸蔡列陶氏。陶亦不能久有，又將求善賈而沽，諸今不知所在。自我朝百餘年來，僅聞公得其一於先，而士安得其一於今，非若他古銅器比，可以屈指數也。

至元鈔樣

中書左丞葉公亦愚。李錢唐人，宋太學生上書，誠賈似道公田關子不便，專權誤國，似道怒，嗾林德夫告公泥金飾扇扇不法，令獄吏鞠之云：只要你做一箇麻糊公，即口占一詩曰：如今便一似麻糊，也是人間大丈夫。筆裏無時那解有，命中有處未應無。百千萬世傳名節，二十三年非故居。寄語長安朱紫客，盡心好

上帝王書。遂遭黜。流嶺南。及蒙恩放還。與似道遇。諸途公以詞贈云。君來路吾故路來。去之何時住。公田園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汝誤。雷列戶。厓列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之。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歸附後入京。上書言時相併獻。至元鈔樣。此樣在宋時固嘗進呈。請以代園子。朝廷不能用。故今別改年號。而復獻之。世皇嘉納。使用鑄板。以功累官。至今任而終。

妓聰敏

歌妓順時秀。姓郭氏。性資聰敏。色藝超絕。教坊之白眉也。翰林學士王公元鼎甚眷之。偶有疾。思得馬啟腸。

克饌。公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至今都下傳為佳話。時中書參政阿魯溫尤屬意焉。因戲謂曰。我此元鼎如何對曰。參政宰相也。學士才人也。燮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參政。嘲風咏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如學士。參政付之一笑而罷。郭氏亦善於應對者矣。

日無光

至正辛丑四月朔日。日未沒三四竿許。忽然無光。漸漸作蕉葉樣。天且昏黑如夜。星斗粲然。飯頃方復舊。天再潤。星斗亦隱。又少時乃沒。按天官書。王隱晉書曰。日無光。臣有陰謀。京房易傳曰。臣專刑。茲謂分威蒙。

微而日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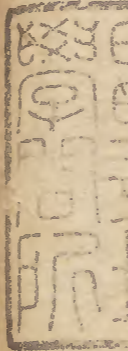
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縣三十四保辰字圍金壽一家已闔雄狗生小狗八其一嘴爪紅如鮮血然犬之為妖多見於占驗之書而未有若此者若男變為女男子孕育則嘗聞之古昔蓋陽衰陰盛兵戈亂離之兆今夫牡物而生兒陽化陰也又犬屬火一嘴爪紅紅亦火也豈非主兵主火者與甲辰四月十五日華亭縣五保楊巷邵浦雲之西清菴廊屋一十九間每間屋柱皆有聲其聲若以桶覆水面而擊其底者人以手按之則振掉而起經時乃止按乾坤變異錄人君

宮室無故有音聲主兵起若人家主家亡六月二十三日夜四更松江近海去處潮忽驟至人皆驚訝以非正候至辰時潮方來乃知先兆潮也後見湖州人說湖州素不通潮忽平擁起高三四尺若潮漲之勢正與此時同又聞平江嘉興亦如之按五行志水自盈溢主兵興乾坤變異錄河水大壅臣下執政有背叛

國朝品官母妻四品贈郡君五只贈縣君然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為萬歲君則此可謂令甲之原

面不畏寒。人之四支百骸莫不畏寒。獨面則否。醫書謂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脈至頸及胃而還。獨諸陽脈上至頭。所以然也。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九



道春氏一校

